拒絕河蟹特刊

獨立媒體 www.inmediahk.net

獨立媒體（香港） Hong Kong In-media

圖片鳴謝：P-at-Riot
http://www.p-at-riot.blogspot.com

在爭取平反和拒絕遺忘之外

文：安徒

今年既是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八九民運二十周年，亦適逢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日子。政治評論界有所謂「政治敏感年」的説法，因為過去近百年中國發生的的大事，許多都是在逢九之年發生。

可是，在今時今日的政治氣氛底下，夏天的「五四」和「六四」紀念，大抵亦只會成為秋季「國慶」前，一段與歌功頌德的「愛國」主旋律不大協調的前奏曲。而對不少那些根本上就混淆了「五四」和「六四」的年輕之輩來説，歷史教科書上究竟有沒有交代「六四」事件，其意義可能也不外是多一個還是少一個要背誦的歷史符號。

五四精神、六四延續

「五四」是民國時期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強權瓜分中國利益而激發的抗議活動，同時，它也泛指在這次抗議之後，青年人和知識分子持續不懈地推行的「新文化運動」。貫穿著政治抗議和文化運動的精神，乃是「科學」、「民主」與「反帝」。

很顯然，當年八九民運也是受「政治敏感年」所生起的燥動，受到七十年前「五四運動」的感召而激發。這場運動希望再度憑藉青年學生之力，再創新時代，再造新文化，完成五四一輩數十年還未完成的民主夢。所以，我們絕對可以將「六四」視為「五四」傳統的繼承，「八九六四」所象徵的，其實就是新時代底下的另一場「五四運動」。

可是，今天的六四紀念，焦點純然在於創傷的記憶，爭取的只是官方的「平反」。

爭取平反固然重要，抗拒遺忘也是應有之義。香港人也好應以二十年來為中國承傳這燃點下去的燭光所作的努力而自豪。然而，這不應妨礙我們去反思，悼念六四的現實意義究竟是甚麼。

如果當年八九民運是意圖承繼七十年前「五四」的火炬，那我們今天要紀念和要反思的是，自「五四」就提出來的「民主」、「科學」和「反帝」，以及這些偉大價值背後的「啟蒙」精神，究竟落實了多少？

民主、科學與反帝

「民主」：是被統治和被剝奪的人民，經啟蒙之後，覺醒到自己原應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利，並以此向統治者討回公平的利益，重掌監察官員施政，以至參與自我管治的權力。

「科學」：是被蒙昧迷信所愚民化的心智，經啟蒙之後，覺醒到盲從附和、人云亦云的弊端，喪失獨立思考、求真精神的禍害，繼而爭取發揚理性開放的精神，培養反思批判的態度。

「反帝」：是被殖民統治所奴才化的人格，經啟蒙之後，覺醒到依附、逢迎、討好，以至狐假虎威，都是屈從於文化霸權的表現，是世界和社會政治經濟權力不平等結構的產物。要社會進步和產生真正轉變，一定要為世界「解除殖民」，改變此等廣佈全球，內及人心的不平等結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啟蒙運動，先政治而後文化，令中國舊的封建制度和近代的洋奴買辦權力結構，受到無情的揭露、批判和衝擊。青年的先鋒分子，走進社會各階層，組織工人，找尋中國社會改革的根本力量。知識分子則探索文化新資源，研討理論，改革教育，打造新時代的新文化。

七十年之後的「八九民運」，則是先文化而後政治，因為它是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新啟蒙」意識覺醒運動的結果。這場自七九年鄧小平「開放改革」政策實施以來，即憑藉各種渠道冒升出來的「新啟蒙運動」，由知識分子和學生帶導，意圖深化落實改革，解放思想。可是，雖然在八十年代中間，「新啟蒙思潮」數度引起不大不小的「學潮」，但總未能轉化為一種連結社會其他階層的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直至八九年悼念胡耀邦事件所激化，「四二六」社論的橫蠻無理，五月的北京才轉變成串連各地學生和民眾的民運大舞台。

所以，六四的暴力鎮壓，與其説是對學生的鎮壓，不如説是對日漸生根發芽的「啟蒙運動」的鎮壓，對即將要遍地開花的社會運動的鎮壓。

遺忘六四、重陷愚昧

因此之故，如果割斷了「六四屠殺」和整個「八九民運」的關係來紀念「六四」，我們只會見樹不見林，自溺於傷感和無奈，因為我們失去了「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的視野；又如果抽離了「六四」和「五四」的歷史傳承關係，我們無疑也在遺忘，令中國近代不同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犧牲自己，所要建立和創造的是甚麼。

二十年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中國內地，啟蒙精神的伸張，每每舉步維艱，常常進一步、退兩步。「六四」悼念固然是四處遭到打壓、封殺，事實不斷被扭曲，而「五四」（雖然沒有被禁），它作為反抗運動的具體內容，亦不斷被掏空成抽離當下現實相關性的歷史陳跡，和空洞的「愛國」口號。

總的來説，六四鎮壓的社會後遺症是：奴化的人格精神、愚民的信仰教化，仍然不住的鞏固著種種統治和剝奪的社會機制。

在不知不覺間，我們不單在遺忘六四，更嚴重的是，我們在遺忘社會運動，我們更在抑壓啟蒙，重陷愚昧。

反抗犬儒、創造時代

中國內地，打壓人權的事件無日無之，而在香港，民主普選權利更一直被指鹿為馬，混淆視聽、有辱斯文的無理方式所剝奪、延擱——是為「民主」之恥；

兩地之間，同為一種愚民的盲目國家崇拜所支配，不顧蒼生，只求追逐偶像化的國家英雄、圖騰化的國家成就，以「愛國」為幌子、粉飾新的蒙昧主義——是為「科學」之辱；

神州上下，今日只奉行單一價值，服膺全球一體的資本邏輯，泯滅差異，踐踏理想，消除想像力，昧於世界的不公義——是為「反帝」精神的沉淪，奴化意識的再生。

「五四」與「六四」，作為永垂不朽，前後相繼的啟蒙運動，不在於它的參與者，比起後人更加成熟世故，事後孔明地説他們預知了社會趨勢，而在於歷史路向迷糊，不知前路何在的時刻，仍然努力反抗犬儒和消極，具備一種創造時代的勇氣。

只要有一天，民主仍未實現，蒙昧愚民的意識形態仍然纏繞，世界的不公義仍然存在，香港以及全中國，都會在「五四」和「六四」的遺產中，找到救贖的精神啟示。

在保守主義逆流洶湧澎湃，反智的蒙昧與迷思橫行的今日，我們更要回顧「五四」、憶想「六四」。

編者話

易傳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太和也者，和諧之極致也。如何達至？各正性命，則天下萬物皆能安身立命，過其合適的生命形式也。失今之中國，有言不能説，有理不能爭，有權不能維，[illegible]，何和諧之有？故只能拒絕和諧，借國內[illegible]，自拒絕河蟹也。

河蟹社會與網絡關鍵詞

文：阿[illegible]

互聯網媒體的出現，擴大了言論表達的空間，國內的網民，透過論壇、網誌、社會性軟件，發表意見，傳遞訊息，造就了公民維權運動，也發揮一定政治監察的作用。例如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來極大的社會回響，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07年，廈門反PX的網絡動員，成功使化工廠計劃遷離廈門。

門面上，中國政府表現得很尊重民意，溫家寶與胡錦濤都公開與網民線上對話，但現實上卻透過諸多政策以言入罪，譬如説近年就出現多宗地方政府控告網民誹謗政府案。與此同時，宣傳單位又透過全國性的關鍵詞過濾系統，阻截網民就某些政治敏感話題的討論，譬如説「六四」、「法輪功」、「共產黨」等，均被過濾了。此外，國內的網站均要嚴格遵守宣傳單位的指引來查禁和倡導民意。

在網絡文字獄的[illegible]境下，網民[illegible]隱晦的[illegible]去表達[illegible]（見後頁）

西藏，你為何不高興？

文：陳軍

西藏問題在國內是一個極易招致極端情緒反應的話題，立場接近官方的論者每多力舉西藏原政教合一制的野蠻落後及迷信，故此，中共只是解放被勞役的奴隸；這或許是事實的一部份，但仍無法用來否定另一事實：即使是當年參與共軍、助他們入藏「解放」西藏，並加入共黨成為幹部的藏人（當中甚而包括多位佛教僧人），乃至被「解放」的前農奴，這些人的個人價值觀及文化認同，從未放棄過傳統以佛教為核心的藏族世界觀。

以下筆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對當代國、內外藏族在文教學術處境上差異的一些觀察，並試圖從文化身份日漸成危的角度，探討造成西藏問題的一些原因。

首先，從較綜觀的視野來看，中共建政之初，在地方行政劃分上，將傳統安多、康區兩個藏區劃入青、甘、滇、川四省內，作為省級以下的地方單位，目的在於用行政手段削弱傳統藏區的文化－族群的一體感覺，此一安排只著眼於統治上的方便，而沒有正視區域族群歷史、文化、宗教、語言的共同性，甚至在經濟上來看，藏區確實自成體系。雖然表面上官方一直視達賴所提的「大藏區」概念等同藏獨，而力加排斥，但2008年的藏區暴亂，四省藏區的激烈程度比西藏自治區尤有過之。事後，中國政府首次在中央國務院層級擬定所謂「五省藏區一盤棋」為原則的治理方案，溫家寶總理並於2008年10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通過，這無疑默認了一點：起碼在非政治性的議題上，「大藏區」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不正視此點，藏區難得安寧。

造成中共政權與藏族之間嚴重對立的另一元素是宗教。1959年中共與藏族爆發軍事衝突，由事件結束後，到八零年代中期為止的廿餘年間，整個佛教僧團體制及經院佛學的傳統等皆被徹底消滅，這是在過千年的西藏佛教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空前災難。儘管八零年代壓制程度放緩後，僧團及寺院體制表面上略為恢復，但僧團賴以維持知識階層世代交替的經院學體制遠未重建，從而造成有志於學的僧人苦無出路，而一般僧人則紀律鬆弛。經院學體制被中斷廿餘年後，在1986年勉強恢復了全藏佛教經院學考試，但舉辦了兩屆後又再度被藉故強行禁制，直至2004年才再度恢復。

宗教：從視為迷信到視為商品

中共在處理西藏寺院的問題上，其無知之處在於只知依馬列教條，反智地視寺院為封建迷信的場所，無知於寺院是任何傳統宗教社會的文化及知識的主要載體。例如日本、泰國、韓國、及斯里蘭卡等其他以佛教為主要文化傳統的國家，在其面對現代的衝擊時，早已不同程度地轉化佛教傳統。這些國家有豐富可資借鑒的轉型經驗，一方面既繼承傳統文化及價值，另一方面亦向現代文明及其他文化開放，建互動的關係，不必然與現代世界不相容。

中共自己的西藏問題智囊成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植榮教授認為，藏區寺院應儘量回歸傳統，恢復經院化，去政治化。在歷次騷亂中，寺院僧侶都是主要源頭，這與中共的管理缺陷有關。張植榮特別指出，西藏寺院僧人的政治化，事實上就是源自中共於寺院強制執行政治教育或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有關，它的作用恰恰適得其反。因此他認為應該讓藏傳佛教寺院回歸經院傳統，建立嚴格的僧侶選錄制度，使僧侶不再關心政治，只關心宗教哲學問題。

中共清楚明白，自己長期被國外藏人和國際社會批評為強硬壓制藏人宗教自由，只會加深其於國際社會的反面形象；而另一方面，官方考慮到西藏作為旅遊業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收入。故此，在維持一定程度的的強硬鎮壓外，也容忍寺院僧人的存在，但是，政府卻使用市場經濟及世俗娛樂推進它的世俗化。例如，以僧人也需要世俗娛樂的名義，不顧寺院領袖的強烈反對，強行在寺院發放好萊塢影片，令僧人出席；大力促進西藏傳統學問寺作為旅遊業所謂的「觀光景點」，把教育中心變成主要是為了觀光業的遊樂場，把僧人作為傳統受教育階層變成觀光業從業員。

西藏問題？政府自己的問題！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2008拉薩暴亂可能是這項政策間接帶來的影響與後果。在實行以上世俗化寺院管理政策後，中共故意支持無德無學，僅會招商引資的僧人就寺院高位，破壞數百年來僅由有合理德學，有經院高等學位的僧人管理寺院的傳統。張植榮教授特別提及，僧侶經考試制度荒廢多年，間接做成大量流僧，這亦成為最難管理的新現象。流僧依附寺院周圍，居無定所，寺院與派出所也無紀錄，他們成為西藏騷亂的主力。根據張的分析，我們甚而可以進一步作結論，其中一導致這個騷亂的主要起因，實際上是來自中共近年以降低僧侶宗教水準為治藏策略之一所自種的惡果。

中共每多藉口藏文只用於宗教信仰，正窒礙它於西藏的發展，這種看法視藏文及其文化內容為與現代化是敵我不相容的，故視放棄藏文乃「進步」所應付之代價。然而海外藏族的經驗卻為國內藏族作出正面的示範，說明藏族完全可以在不必放棄及否定自身語言文化的情況下同時能向外來文化開放，其效果不但並不相互排斥衝突，甚而有助於藏人透過走出自身的傳統而回顧之、豐富之。

另一應該注意的是，2008春的西藏事件後，有兩件事與武裝部隊將來在西藏事務的角色有關的。

首先，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由原本八席增加五席，武裝員警部隊最高指揮官首次進入中共藏務最高決策小組；其次，事後當局加快速度通過《武裝員警法》。中共的武裝員警部隊並不是一般意義下的員警，實際上他們是輕裝步兵，完全是軍隊編制及接受軍事訓練，專門在內部衝突中擔任準軍事的武裝任務，換言之，就是對付各種地方民變，特別是鎮壓少數民族動亂。一直以來，這支軍隊受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平時受國務院國防部管理，戰時受中共解放軍總參部指揮及調度，因此向來它在調度及執法上，不能完全同公安員警一樣方便，可以直接介入平民生活。但《武裝員警法》通過以後，給予軍隊在平時以員警的權力與方便，為擁有軍事力量的武裝員警大開方便之門。這兩件事被認為是在未來西藏政策上，加強強硬路線的跡像。此動向是否有助於正面而有建設性地解決西藏問題，令極度不信任中國官方的藏民接受統治，實為一大疑問。

中國官方樹立達賴為個人鬧事的麻煩製造者形象，轉移治藏政策的問題，但是通過上述的探討，可見西藏問題不會在達賴喇嘛死後消失，因為問題的根本不是達賴個人，是中共西藏政策的不合理，這是造成問題的土壤，政策一天不改，一天繼續不合理，西藏定永無寧日，有否達賴根本不是問題。

關鍵詞

草泥馬／十大神獸——反反低俗運動

草泥馬的諧音是普通話「操你媽」。話說2009年初，中國政府展開了網絡反低俗的嚴打運動，除了一些色情內容，亦關閉了很多政治評論的網站，如「牛博網」，一些網上討論組亦被迫關閉。另一邊廂，「草泥馬」卻於網上的視頻和討論組中大為流行，大家為這傳說中的「神獸」創作歷史，其中一個視頻「草泥馬之歌」透過童聲唱出「草泥馬」的故事：「草泥馬」生活在「馬拉戈壁」（媽的B）沙漠，其賴以為生的「臥草」（惡操）被「河蟹」吃光，「草泥馬」奮起迎戰「河蟹」。「草泥馬」的廣為流傳，被視為網民奮起，以徹底的低俗對抗網絡審查，最後New York Times等國外媒體報導了事件，「草泥馬」被「河蟹」，youtube亦一度被封兩天。

關鍵詞

河蟹——和諧

[illegible]

書評：
《中國不高興》

文：阿丙

若問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中文書是那本，大概非《中國不高興》莫屬。這本書引人注目，因為當中提出了不少頗具爭議性的觀點，像「英雄國家」、「持劍經商」、「跟西方有條件決裂」、批評「逆向民族主義」（崇洋媚外者之稱）、主張「大目標」批評「文藝腔」（欠缺邏輯推敲的感性言說）等。

由於言論出位，《中國不高興》很快惹來大量批評。有說這是下海詩人張小波繼12年前《中國可以說不》掘了第一桶金後另一次炒作；有說這是不識大體的中國「憤青」（雖作者都四、五十歲），發洩無聊憤懣的代表作；又有說這不過是幾位民族主義者售賣受害者情結，煽動仇恨；亦有說這本書直是鼓吹帝國主義，鼓動戰爭……

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大概亦反映了部份現實。惟本人嘗試用另一種進路去思考這書，就是從讀者角度談這書為何能引起如此廣泛社會共震。共震是指讀者縱使對該書的的觀點充滿疑問，然而，這書提出的課題，卻是中國社會深深關切但討論仍遠遠不足的。這些問題是甚麼？我看就是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之餘（GDP翻了10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卻面臨連串樽頸問題。問題包括：

1、現行的「世界工廠」模式，乃建基於西方社會尤其美國的透支型消費，當西方的透支型消費面臨崩潰，中國經濟何去何從？

2、中國從國際貿易賺上巨額外匯（尤其美鈔），可是說穿了，美鈔不過是一張紙（白條），若美國政府不斷加印，這些美鈔便會不斷貶值甚至淪為「廢紙」。那麼，中國付出巨大環境、勞工代價換來的「經濟成就」，到底對中國社會發展意義何在？是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是窒礙呢？尤其西方發達國表面高舉市場萬歲，實際卻用上政治及軍事手段操控全球資源，中國政府買上巨額美國債券，是否等同借錢給人家擴大全球壟斷呢？還是該把錢留下，買入戰略資源，作產業升級，發展民族資本，謀求經濟自主？

3、中國官方對「經濟奇跡」的解讀，很大程度依歸為「東亞模式」，就是強調政府角色的作用，即「市場中的規劃」，為威權政治甚至專權政治尋找合法性。可是「東亞模式」在取得效率之餘，卻產生嚴重官僚腐敗問題。在改革之初，鄧小平提出讓小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整個國家富裕的承諾。如今，這小部份人（特別是幹部）先當起來了，可先富者卻忘了其社會歷史責任，沉醉個人享樂豪賭、泡妞不特止，更投入泡沫經濟炒樓炒股，還以權謀私，把未富的一群遠遠甩掉。婉言是「不高尚」，直言就是「腐朽」了。中國體制要改變，可是應怎樣改變呢？民主是方向，但其方式與進程該怎設定呢？當現有利益集團如此龐大，怎樣的方案既能處理問題，又能減低社會震盪呢？

4、中國的政治制度仍是專制政權，可整個社會氛圍跟中共建國時的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毛澤東擁有崇高威望，一呼百應，政治、社會運動都是從上而下的；如今個人主義抬頭，對官方說詞人民只信三分。尤其年青一代，沒有經歷反右和文革的沉重打擊，不像上一代的政治冷感，洋溢政治激情，縱使沒有政治權力，卻能利用其激情把能量釋放，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格局，一種不再是單向的，而是官民互動的政治格局。一些人把這類聲音貶斥為憤青的噪音，然而亦有認為這些聲音是中國下一步改革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應怎樣看待這些現象呢？我們是否能夠參與其中，共同塑造這股政治能量呢？對以上種種問題的關注，該書的一句口號也許很能代表，就是中國今後要「內修人權，外爭族權」。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當年提出的訴求像「反官倒」、「反腐敗」至今仍未解決，問題甚至越演越烈，中國人民確實應該「不高興」。雖然《中國不高興》的作者群都屬小資階級，他們的觀點也帶偏鋒，然而把不高興之風刮起也不是壞事，最好是八億農民出來說說不高興，農民工又出來說說不高興，小數族群、上訪者、下崗者、城市低下層、維權者……全來說說不高興。這樣中國的發展才會更多元與均衡，這才是中國之福。

農民工・六四・希望在民間

文：林月

去年這個時候，正密鑼緊鼓的與一些香港和內地朋友，部署揭發一位身兼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的富豪的黑暗營商手法，希望為內地基層民眾權益做一點點事。材料透過國內網上媒體發放出去後，事情很快便傳向神舟大地，也引來頗大迴響——在內地其中一個知名的網絡媒體，一夜間便有三千多個網友留言聲援我們的行動。

意想不到的，是數以千計內地網友的留言中，竟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提到六四。有的留言感謝香港學生，有的留言問大陸學生在做甚麼，有的反問大陸學生能夠做甚麼……你來我往，便拉扯到二十年前的事。是的。已經二十年了。當時小學五年級的我，看到學兄學姐懷著一顆那麼單純的心在流血。從那一天開始，我再沒有想過我不會上大學，再沒有想過上大學後不會繼續完成學兄學姐未完的夢。

制度歧視產物：農民工

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關注內地農民工權益的工作。二十年來，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日日夜夜胼手胝足為國家的經濟騰飛作貢獻，生產著我們每天不可或缺的各式各樣消費品，為國家支撐著「世界工廠」冠冕，卻遭受很不公平的待遇。收入的低微令農民工承擔不起城市消費，即使為城市付出十多年青春勞動，也難以換來一個可以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家園，只能選擇一年回鄉探親一次；戶籍制度令農民工享受不了所在城市的教育和醫療等福利，農民工只能選擇和子女分散，一年見一次面，於是中國出現了三千萬的「留守兒童」。還有的基本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工傷職業病嚴重、工資常遭拖欠、勞工法例沒有得到落實、不公平的勞動仲裁和訴訟、社會保險金長期被政府蠶食……

內地官員、學者、工會、企業家，其實都對上述問題直認不諱，而且以同一句話來回應——「這是體制的問題。」然而，為何殘酷的「體制」能長期存在？我們何時才能改變「體制」？卻沒有既得利益者願意提供答案。

二十年前，北京學生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提出他們對國家未來的擔心，要求政治改革，杜絕腐敗，卻被污衊為動亂而遭到殘暴鎮壓。今日，仍然有人（包括自稱政治家的人）以「經濟繁榮」和「驕人成就」去合理化當權者的行徑，這不僅僅是其個人良知的淪喪，更是對受當前中國不公義「體制」所剝削和壓迫的群眾的再一次踐踏。

幸好，現實還是存在希望——希望在民間。九年前，我接觸過東莞某間出口玩具廠發生的一起農民工「過勞死」事件。當時，各方對死者都很冷漠，即使是同廠工人甚至死者老鄉，都只停留在議論紛紛的層面，最後工廠老闆以三萬元人民幣便把死者家屬打發離去。然而，2008年12月，另一宗發生在東莞虎門服裝廠的農民工「過勞死」事件，卻引發幾百名同廠工友在廠外聚集罷工抗議，需要動員鎮暴警察在場戒備。事件反映出農民工維護自已尊嚴的意識和能力在增加，不公平的「體制」並沒有完全把農民工打倒。

其實，農民工抗爭不是孤例。2004年10月，深圳港資美芝海燕電子廠超過三千名農民工不滿工資過低，集體堵塞深圳北環大道抗議，逾千輛香港貨櫃車無法過關；2005年4月，深圳日資企業友利電子廠爆發兩萬農民工大罷工，抗議資方違反承諾，遲遲不願成立工會，並違約以各種方式逼工人代表離廠。農民工近年來鍥而不捨的抗爭，成功迫使中央政府於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以法律方式加強保障工人權益。

希望在民間

經濟騰飛不是不好，有時的確會為國家發展而感到慶幸。然而，不能不問的是，經濟騰飛從何而來？以甚麼形式存在？應屬於社會追求的哪一個層次？

中國人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談「民主」談「科學」；1911年孫中山革命時期談「民權」談「憲政」；1861清末洋務運動時談「船堅炮利」談「富強」。即使我們的思維只能停留於150年前，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現時的「富強」不過是「國富民窮」和「國強民弱」。去年在地震中倒下的校舍被壓死的學生、今年身體力行去查實和公布死難學生名字卻遭控告「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維權人士，還有污染無度癌症村處處等「國在山河破」的事實，都在告訴我們「驕人成就」的黑暗面和代價。可惜的是，執政者不是不知道事實，卻仍然漠視現時中國政經體制的缺憾，縱容不公義和剝削的存在，更有推動中國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甚至以鼓吹中美爭霸等民粹主義情緒的手段去轉移民眾視線的意味。

的而且確，有時無力感會很重，很多時我們控制不了大局。但是，要問香港人是否仍然可以為國家做些什麼，又不見得是那麼無能為力。毋忘六四，堅持正義，當然是義不容辭；力之所及的話，支援國內維權運動，或以香港人的豐富而務實的專業知識和操作經驗，在教育、建校、環境、扶貧、慈善、勞工、醫療等方面，推動中國公民社會建設，強化民間的批判和組織力量，也不失為一個良好的切入點：還是那一句——希望在民間。

關鍵詞

8x8事件——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於網上有很多表達的方式，其中一個是8x8又或90-1事件，大家可以於搜尋器中找「8x8事件」就能看到圍繞著六四的一些國內討論。

關鍵詞

08縣長——零八憲章

08年底，近三百名國內知識份子簽署《零八憲章》，要求中共中央加快政治改革，此舉使政府大為震驚，隨即拘捕和審查第一批的簽署者，又下發指令，不許簽署者於印刷及網上出版物中撰稿。《零八憲章》成為屏蔽的關鍵詞，所有關於憲章的討論均被刪除，網民以「08縣長」作代號於網上發送相關資訊。

零8憲
CHARTER 08

關鍵詞

躲貓貓——看守所離奇死亡案

[illegible]

關鍵詞

人木又——人權

在國內民間社會較多使用「維權」作為表達民間抗爭，至於人權則被認定為西方批評中國的譴詞，很多時有關人權的文章和評論會被屏蔽或刪除，所以網民會以「人木又」作為人權的代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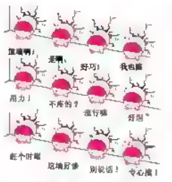
關鍵詞

五毛黨

[illegible]

關鍵詞

GFW／撞牆／穿牆／翻牆



GFW（Great Fire Wall）是中國政府為了限制人民言論自由所設的網路資訊過濾機制，這機制是包含在一個名為「金盾工程」的計畫裡面，是一種無形的「防火牆」，一般網友戲稱如果某個網站被防火牆擋了下來、無法訪問的話，叫做「撞牆」，透過代理伺服器（Proxy）到一些被屏蔽的網站叫做「穿牆」或「翻牆」。

父母們，不要膽怯

——從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一文談起

文：鄧小樺

著名學者呂大樂今年離開中大，回到母校港大社會學系做系主任。臨別秋波是在港大學生會主席陳一諤被公投下台之後，發表了一篇〈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下稱〈立即〉）。文章肯定自己的社會學者身分，要求外人要有耐性讓大學生自己解決「內部」問題，又說立場鮮明的狠批減少辯論空間，更指狠批是「脫離年輕人的語境」。用網上慣用詞彙來說，文章令許多呂大樂的讀者都無語了。

弔詭的「耐性」

陳一諤發表質疑六四、鎮壓只「係有少少問題」的言論，事件之所以牽連廣泛，完全是因為他是港大學生會會長的身份，某程度上代表港大學生。大學生的政治意見，已經很少沒有被這個社會重視過。近年社會常以日益收窄的道德標準、急功近利的求職眼光、感官先行的民粹手段來規限和批鬥大學生，學者和文化人往往會說「給大學生一點空間」，去為大學生的先鋒性行為護航；然而難得這次社會注意的是大學生在六四事件這種與社會和歷史掛鉤的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呂大樂卻認為事件的主體既在大學校園、陳一諤的評價應主要由港大同學來決定，叫旁人給予空間、感覺就有點一廂情願。如果平時以「給大學生空間」來為大學生的先鋒性行為護航是慈愛，那麼這次大學生代表的政治立場令社會失望，再迴護之就不免給人接近溺愛的感覺。九十年代以來，「大學象牙塔被打破」已被宣稱過無數次，除了港大內覺得自己對六四的立場無人理解的那部分同學、和部分愛生心切的老師（例如另一位我心愛的作家陳惜姿），我很難想像有多少人會同意呂大樂所要求的耐性。

而這種耐性也是頗弔詭的。〈立即〉文中似乎建議大家不要為陳一諤的言論而諸多動作，「應該想想之前為什麼未能有效在校園傳播相關信息，或之後有何補救辦法，而不是試圖阻止那自己難以接受的情況（例如年輕學生對六四事件的關注逐年減少）暴露於大眾面前。」在「之前」和「之後」之間的「當下」，我們該幹什麼好？更弔詭的是，〈立即〉，是刊在陳一諤被罷免後，不知是專欄排期所致，還是作者不想對陳一諤罷免過程有明顯取態。但對於一般不留心細節內情的讀者而言，實在覺得〈立即〉很不立即。避過了事態最緊張的關頭，不錯會少了劍拔弩張的壓力，但也會令文章的意義減損。與當時事態抱持太遠的距離，文章很容易變成重複萬試萬靈的普世原則。以致我聽到不止一個呂氏粉絲悶悶道，這文章為什麼不寫短一半？

老實說，對陳一諤言論感到憤慨而忍不住狠批的人，不見得會反對呂大樂「以理服人」的立場。六四事件牽動大部分香港人，是因為它已經碰觸一些基本道德底線，例如「不可殺人」、「誠實」。當有人認為軍隊屠殺平民只是「有些問題」，又或者「殺平民的政府都有苦衷」，這是不分是非輕重。連別人的生命都不重視的人，歷來不乏會被社群驅逐的例子。筆者見此，何嘗不心痛。然而為何會走到這樣一步？是不是我們在兒童及青少年教育時出了問題，連要孩子尊重平民的生命都很難開口？呂大樂的父親形象一度聞名香港文化界，〈立即〉便更讓我想到教育。

把什麼傳給下一代

某些關心六四的人有種潛在的心虛。年長一輩習慣政治冷感，自己認定年輕人一定會對有關政治和歷史的東西興趣缺缺，而改變這種興趣缺缺就是勉強了年輕人。報章報導、一位母親向唸小學的孩子講述六四歷史，被朋友批評為「自私」。如果把自己的信念和心結、集體的傷痛和歷史傳給下一代是「自私」，那麼我們除了金錢和物質，還有什麼可以傳給下一代呢？反過來說，如果避免把任何具公共性的（國家、歷史、政治、社會）關懷傳給下一代，那麼下一代有什麼可能不自私？

現在的同學習慣專題短講、小組辯論等考試模式，但有需要讓他們知道，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如一張寫著題目的紙條那樣無重量。如果說討論時不要攻擊人格是文明的表現，那麼尊重傷痛也更是必要的文明表現。比如說，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老人家那種痛恨日本的感情，年輕哈日一代的確未必理解、未必有興趣，但年輕的哈日一代難道會走去輕蔑地對老人家說：「你怎知香港淪陷時是香港人死得多還是日本人死得多？你怎知不是中國先做錯了事，日本才會來打中國？」出現大量肆無忌憚的輕蔑，就代表「成功引起大眾興趣、傳承六四」？

沒興趣不一定會導致不尊重事實和放棄道德原則。只有在尊重基本事實、認同基本道德原則的基礎上，才能討論歷史。傳承和宣揚六四，也絕不能放下以上原則。在一種所謂「迎合年輕人」的大前提下、立場清晰、批判犀利、願意談是非對錯、願意直指某些論調的站不住腳，就好像會「嚇壞年輕人」、「傷害傳承」了。但誠如陳景輝所說，「傳承」是有內容的，而不是空無一物的游談無根（「什麼都可討論」）；如果要否定昭昭史實才能開展討論，本身就是破壞傳承啊。

父母們，不要膽怯

八九年許多市民都買了很多資料冊、畫冊、相集、拼命收集資料、大概現在還在家裡，不想翻看、未敢扔掉。這些東西，不就是用來對峙遺忘和謊言的嗎？它們本來就是為了要在個人軟弱動搖的時刻，以事實提供力量，呼召自己當年的道德勇氣的。當真正要傳給下一代的時候、父母們不要膽怯。

我也恰如熱愛世俗、輕快的人，多談自由及興趣，少談道德。我只有很少很少的道德原則，願意當眾大聲說出來。比如，不可殺人（從哲學範疇來說，最不道德的是折磨（torture））。孟子說，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為。以中國經濟發展去作為政權屠殺平民的藉口，是見利忘義。難道為了避免下一代的反彈，就連「不可殺人」都不和他們說嗎？

呂大樂說評論人立場鮮明的姿態和論述，「愈來愈跟年輕學生的生活經驗脫節，逐漸失去了說服力」。我的看法則相反，近年立場鮮明的評論的市場一直成長，愈來愈穩固，超乎我的想像。近年「什麼都可以辯論」從一種不失明辨是非的真誠信仰，逐漸惡化成一種範疇混亂（混淆fact and point）式溫吞。許多人把理性掛在口邊，但諸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令到比較有洞察力的年輕學生愈來愈傾向立場鮮明的姿態和論述。在下有一篇博客文章〈可以繼續不斷重述六四事件，但不用再支持陳一諤了〉，其實沒什麼新論點，只是是其是非其非有話直說，在google page的轉載題竟逾七頁，在下也始料不及（只能後悔沒好好寫）。也許某些人無法接受的是，無論是操持草根語言還是學術語言，立場鮮明的激進論已經愈來愈有市場——而這種得到市場，有賴香港社會的凝滯和萬事不可能，有賴嬰兒潮的操持大局。

某些事情只能讓留下來的白頭人對黑頭人口耳相傳

創作：花苑

《那天之後》系列八之四〈某些事情〉
（單色　麻膠版畫　11.5x7.6cm）

拒絕河蟹特刊・出版資料

製作：Inmediahk.net、獨立媒體（香港）

聯絡：Inmediahknet@gmail.com

版權聲明：本刊物以共享創意協議（Creative Commons License）非商業、引用出處條款流通。

責任編輯：Fred、阿丙

鳴謝：P-at-riot、安徒、林月、林藹雲、花苑、陳草、陳浩倫、葉蔭聰、葉寶琳、鄧小樺

排版：謝馥盈、阿邊個

出版日期：2009 年 6 月

獨立媒體五周年：
每月一、二百，
撐本地獨立發聲平台！

[illegible]

http://www.inmediahk.net/donate

[illegible]

網絡獨立媒體的出現，與地方的政治和民主運動息息相關，香港的能量來自九七後對民主的訴求，中國繼承著七十年代民主牆和八九六四對民主自由的追求，馬來西亞反對內安法，而台灣則由早期反國民黨專政演變為社運媒體。

《草根不盡》是一場運動對話的整理，希望華語地區的獨立媒體發展，能於在地政治運動中承先啟後。這本書的中英文版，皆能於 interlocals.net 免費下載。

我們希望圖書館和機構組織能購買印刷版（全書四色印製），以支持我們日後的相關出版工作，希望大家能建議所屬機構訂購。個人訂購（連掛號郵費）港幣$200，機構訂購（連掛號郵費）港幣$300。訂購表格可到 scribd.com 下載。

查詢和訂購，可電郵至：
interlocals.net@gmail.com

草根不盡
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